



10407

鳩茲集目錄卷五

梁霖字先任國朝生講習錄序

張孟奇彙雅前編序

徐氏族譜序

戒殺生文

柴我生天問草引

叙張孺愿遊虎林諸刻

雲夢山人詩集序

沈氏兩生書義序

封公余景山封拜賀詞引

張襄惠公家傳引

武叔卿舉業卮言引

王彭伯制舉引

袁石公山行注小引

楊公路雄飛集小引

王右仲觥草引

題漾雲樓稿

題林仙客書卷後

鳩茲集卷之五

古鄣 徐時進見可甫 著

古循 張 萱孟奇甫 選

序

刻霖宇梁先生講習錄序

或曰猗韋氏洩扶輿之靈未始言而以不言爲文字祖則猗韋氏之時宜之也墳典丘索載極雅博允執惟微斯統弘闡說者以爲今古中午之會萬品臨照詎云猶有包鬱而尼父與七十

鳩茲集卷五

一

序

子之徒猶然立軌陳彝範今律古所與纏纏言之終日而不倦則何也或曰洙泗所記皆擷六經之菁華而時又一變有隱憂焉其言簡而章粹而嚴殊旨而通大歸若逆覩夫江河之所趨而於學者臨岐著洙之際厚爲之坊業不得不與訓謨殊調而又何望與河洛時與其人者遊耶故曰予欲無言言非其意欲無言而未能無言也奈之何後之言者門戶日啓至於百千萬億而不可窮世儒憤然至以祖龍之一焰爲大

快假令至今而在觀諸生之曠濬謬悠支離
罔其欲藉威疾焰寧復俟之祖龍手乎噫嘻此
梁公茲錄所繇出也蓋自公抵鎮輒有開靖兵
事選聞諸生旅進以所誦法孔子質諸公公聞
之目瞪不得下咨嗟良久謂昔所稱叛道顯與
孔角而今所稱法孔陰與道馳幾於戈入室矣
因就所質而殫極正之自開靖而澧而岳而荆
諸生各簡記彙有此帙而非公有意乎言也鴻
濛判剖實稽虛應人即不能指陰爲陽而淑訛

曰慝消外曰盈言人人殊其不可爲典也且從
文象而生孔氏挈肯歸定民常如五官之列于
大宅智愚僉習而寫照者明知而明詭之勢不
能外五官以肖人而以所肖之猶夫人也爲之
昂鼻於眉位耳於口又其甚何啻鵠鶩之不類
而世復賞之曰創出有能幾何不胥天下而魅
魍怪物乎故夫引天下之轂音而使長爲人語
惟是諦言者是命而公授諸生授之以肖夫人
者爲天下儀士還自鏡各得吾我若去鄙豐而

揭之日月所在森涌豈其貌爲冶躍而衷懷有不顧化也者則公所加惠遠哉公家嶺粵起進士高第積苦邊陲兵間以韜畧聞而於道奧所窺乃爾某不佞側公郡國吏督公日治案牘不得休殊不經意諸家異同而侍公鬻序間惟諸生所陳矢口用匡當是籟鳴鬯發自然惟公之性靈爲之竅而公亦惡乎知其有言與否

刻張孟奇彙雅前編序

世之書罕不贗亦罕不舛訛傳會六經而下揭

日而行無慮百千億選其得終今不廢何也其所獨至未有以易之也其竟湮澌併其名不可舉又何也其自不足托于世無論也爾雅爲周公之書而雅所釋詩多東遷以後詩夫周公而知有東遷後語耶周衰列國之騁詞去古未遠其得妄作名氏爲贗書惟此時其能迫古亦惟此時孟奇氏謂周公自有周公之爾雅仲尼子夏所及見而今本則後之人所拾其逸而構綴之者張楫氏表列諸家示專證臯宋諸儒辯言

非是繩彼事時總之續非一手系有扶同孟奇氏之爲彙雅而壹稟爾雅又何也爾雅不周公而其奧古綜博無以易之即不周公不害其爲爾雅也爾雅稟而廣雅小爾雅而方言而釋名以次臚之疑仍其疑誤題其誤不輒更不匠解詳而有倫簡而微吾未覩孟奇氏之爲字鱗奚如而於茲彙窺孟奇其於諸經百氏奚所不沉淫離訂焉其子雲孝標之儔歟世復生一蒼頡當不能益蒼頡之所無復組一盤庚奚必肖盤

庚之爲古孟奇氏述古而信者也其雅則鉅麗其自直左扉竟於石渠白虎之藏以後如此耶亦受三歲奉亦直事繇而得廣心恣意以自克就如此顧不快歟或曰文字之有爾雅昌歎而已旣自挾七嘗鬻腴奚之不屬厭而必昌歎爲不知雅所收皆六經孟奇氏固曰必六經而後可以註雅也鵠之餘滋迺在其肋我實未之染鼎而姑詫於大嚼之屠門以文其枯陋其視通人與士得趣而咀之精寧遠相萬已乎向吾

耳孟竒氏名於諸操觚者口如彘中饒中兩先生亟許可直謂其懷古諸篇足媲美大雅無愧矣自余把孟竒與定交已晚而適其彙雅之編甫出嗟夫今是編而兩先生及見之也其稱孟竒氏曰博物君子而俟余之禱昧爲哉

徐氏族譜序

自史遷爲世家年表而譜之事昉遷亦曰殷以前諸侯不可得而譜矣吾徐自伯益之子封徐而姓始肇或云伯益即伯翳皐陶之子嬴姓也

嗣此雖代有聞而世不封建無賞延以爲之統又自今遡虞夏之際其相距寧似建元時視殷以前而猶欲一一論次不名誕奪亦罔而已矣吾宗自吉州徙臨安爲靖康之亂計不必有文獻與之俱荼權公逐宦轍又自臨安徙鄆稱寓公在咸淳之季天下日以尋於兵無寧宇當亦無所爲譜而今得不芻芻者何自宋德祐歷元至正入 明洪武元年止九十六年四世祖景

禮生元泰定甲子卒洪武己丑五世祖贈主事

公茂良生至正乙丑卒洪熙乙巳其人皆賢明
能歷歷邇上世事無舛漏所得藉爲家乘因蓋
口授也至九世而有處士鎮者脩之迄今又五
十餘年矣會當有所續入而祠適於是時落成
諸祠例亦應載譜遂有譜事余唯三代而下門
第是矜至後魏東晉而已甚然欲倣所爲年表
世紀以次於史簡無繇矣范曄續漢書而獨詳
於其所自始亦倣司馬氏班氏而爲所得爲爾
天下一統爰立無方名卿巨公多偪起未可據

爲甲乙盛衰而以譜之說後望聞於天下非有
道之士所引頰而自列也然則譜可無乎曰何
可無也世之貴譜者率曰微譜安所敦誼安所
教孝而余猶謂此不必盡得之譜也蓋吾夫子
之繫同人曰先王以顛族辨物本同也而又審
其異非獨此之族有辨於彼之族而就吾徐言
吾之徐猶有別於彼之徐別生分顛無淆吾祖
乃所以自貴其祖而非必門第之謂也無譜則
賢吾所始無譜則無以異於獐獐狃狃之徒無

譜則以裔之命名宴然而同其彌考無譜則無
行序而吉凶之會無所次爲卑尊無譜則或以
有故徙出鄉而後遂以無所據失吾宗凡此皆
譜所以不可無而教孝敦誼在其中矣譜先
勅誥崇國華也次世系圖次分支圖稍具梗
畧而諸誌銘頌祝之詞俱得載重文獻也次丘
墓示有徵卽世久可以無迷遺也次祠約示世
守也斷以茶權公爲之始示無謬刺也按地志
臨淮有徐縣其爲伯益子之封亦無據而吾鄆
之東鄙四十里有徐偃王墓史稱周穆王十七
年偃王亂造父爲穆王御亟歸古史考又謂偃
王與楚文王同時年表穆元年去楚文元年三
百十八年則已不能無齟今三衢亦有偃王墓
而在鄆者殊偉侈其爲楚驅而走死南服似矣
又何以兩地稱又得爲此墓道其有他訛存弗
論其無與於吾徐又無論矣

戒殺文序

世譚殺戒尚矣而殺不已或曰古者聖人教民

網罟以佃以漁有可以資民生匪直不禁已也漢祀尼父太牢漢而下裡薦代隆摠春秋之所封莫殫其數而世尊尼父若祖禰商孫麗億爲世榮華亦莫可殫蕭梁以麵爲犧廟不血俎其柔心憫物斯以至矣究乃委口兇殘家邦隕僂爲天下咲又安在其不殺之爲祚凡此皆寢尋日用之民果於昏殺徒爲此誹議以饜其饒者也聖人之教漁佃俾民知所以烹鮮齒肥民爲貴耳榛榛狂狂之世獸蹄鳥跡交中國不有以

鶴龜集卷五

人 湯文正公

食之不寧厥居其設爲網罟亦勢也庸詎知後世之托口腹於斤芒濫若茲乎尼父弘衍道真如天所獨開世被其休以崇其報非尼父教民奢奉已也彼輕物命以盈大庖亦將與尼父俾皆比崇乎蕭梁故彘竊國驅無辜之肝腦以尋干戈而獨不忍於物命是浮屠氏之大盜也延寇戮身當爲神所奪魄凡天下之托於小不忍以匿其大忍人之心者非吾所謂不殺明矣雖然古聖人之教要爲可繼郊廟聘享品物有常

大夫之殺犬豕戒非其故非必不殺也宜殺而不殺不可以爲世後泰之極一宴私而不已於魚膾不可以爲物彼有血氣也獨無心知獨能漠然不飲恨於醢俎烹鬲之間乎邇償迭食理之所有蠢蠢顛愚之俗猶能道之吾儒淡薄明志之謂何而種此孽因爲善乎子輿氏之言曰食以時用以禮方在宦而重娛客飲以十日爲歡靡以萬錢爲薄嘉賓之進七筯幾何身以下媵娣倩兒俱着繒綺蠶蝶之畢命不知凡幾由我用也獨非殺乎吾所謂不殺凡屬暴殄皆是

非必暈血之是禁云

柴我生天問草引

鳩華集卷五

九

三〇〇

今世視諸侯之壹適皆曰此坐削船無庸大斧長斨矣其槩所爲斨斧卽謂之斨斧而不必鈍不鈍何如乎不鈍不宜引日引日則無辭於不鈍又或引日滋久而忽焉斨發鈞罕 鐔蒙須之操電掣星奔靡不辟易猶以前故爲鈍耶抑以其後之斨不留行爲天下之至錫耶吾嘗

持此說相我生爲誦青蓮詩閒在署間未用渠
蓋三致嘸云今年我生充壹適問其年甫強仕
耳其錄於澤宮稱名士垂二十年試輒高等獨
不能得之省闈至今日都肆人爲我生梓行卷
哀其帙若金剛杵余得而讀之入夜丙不能以
倦休曉噫詎獨唇腐齒豁老宿先生所不敢望
卽後進生沾沾自叫呼奚所得堅剛之膽對於
我生哉我生才倚馬其爲制舉古文詞詩歌立
就又攻臨池八法矚造物所以多畀當不虛生

鳩茲集卷五

十

真自今目猶有殺我生鐫苦者乎我生勉之矣
聞之尊人方伯公當我生年已位方伯方伯公
用疾我生用徐要爲不墜其家聲不唯其疾不
疾唯其具戰酣揮戈陽光爲延譽連三舍我
生勉之矣

、叙張孺愿遊虎林諸刻

往吾鄞大司馬張公執耳此道也諸公子繼之
率兼所得而未孺愿題味更拓勒諸名山川殆
遍諸名能詩家屈指甬東道則曰孺愿孺愿而
孺愿以所哀集就殺青請余叙余謝於詩無當
矣高散騎晚發趣何知不爲後進生所叫呼誠
未窺門戶而於人稱之不令海內諸名家屈指
孺愿者復調咲甬東虛無人乎孺愿曰否否吾

不謂子工於詩乃叙我詩而喜得子之古文詞
叙我詩也世有好余詩者讀余詩而併讀余之

叙又得見可氏何可謂甬東虛無人於是不

佞亦輒然未有復孺愿則挾筴楚而余同舍郎
大來氏亟好余言亡何覆余庋付之剖人大來
氏海內所名能詩藉甚而與孺愿交者也不能
詩而別爲蕪蔓偏得賞於名能詩豈復有於詩
啻調者乎雖欲學吾術不告之必其他氣韻亦
柄鑿不入無言相賞者於是余之鼻亦栩栩然

且自謂能詩矣且業不自護亦有所付剖人以
贊之諸公間而孺愿方以名能詩幟於甬東余
而叙孺愿詩也余之托於孺愿深矣則盍爲問
能詩不能詩過損而違孺愿意焉

刻雲夢山人詩集序

當不佞陪京時諧以山人而名能詩者率不絕
於不佞顧以余之固猶不盡折於諸山人所爲
詩而諸山人居相語徐子之詩自爲徐子而已
計余之有此葦葦數言第以取充非有霧籟自

喜以名其家而余之不能竟諸山人也又奚其
異雖然余又時自詫能知山人深者吾甬之有
句章山人吾知之矣雲夢山人家在楚前是者
十餘年所而得山人所贈王孫疊韻一章余又
洒然異之矣從陪京 璽書往而得山人雲夢
集二十卷盡哦之夜及丙曉不得下若起山人
而與之披語於冲夷蕭散之襟不知山人入余
而余之自入於山人者又何也王行甫云山人
詩近質而鮮勦其勃勃動人獨此力得耳夫詩

溢乎情者也情至則無假而機躍其云以動天地泣鬼神非詫也魏晉而下乃有律方之里巷之謳謠非其質矣何不矢口於易而創此拘拘者爲以其自然之腴不可爲也律且拘拘以束吾才於格矣托於詩以一見其斐疊而必於律是程又何也以有匡廓可勦且摹也抑有質焉乎否不徒勦且摹也又併其質而托之抑有自然乎否噫嘻乎此古今詩降升之大較未易言也詩質而腴正似夔鼎之有斑斕其色澤從古

素中溢而得趨在形骸之外苟有一言之幾乎是即其他多可譏彈而不害其爲代不數人之入凡余不佞所深折於山人以此乃吾甬田叔氏評兆孺詩如端人正士搢笏垂紳而余又謂山人之牢騷不平一觸輒往何必不似張季鷹賈浪僊諸人其宕弛閒遠托以懷貞又何必不似李青蓮陶靖節諸人種種而是則其至質之所合自有也集校於吾田叔而向所云贈王孫疊韻不復載知山人漫成無意乎哀矣故多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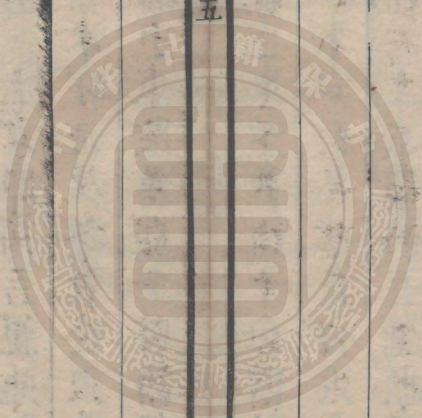
噫嘻乎兆孺詩之爲雲夢山人也人之爲兆孺先生也以世其家托茲宇不泯泯已夫

刻沈氏兩生書義序

自余爲文章以苦稟帖括余當意則人無當偶當人則余不自當坐是益厭怠無積紙已世趨稍更來長安間取諸公牘所收讀之大類余嚮者所自喜而余以俛從人去故吾日遠如越子之楚非病病無復越聲矣故余每自傷余何不後生十年而令余僕僕原誤爲歲癸巳爲長

孺氏勉課二生生故逸才會當其時沾沾嗜古所撰結多不可句長孺氏以生雅嚮余用余彈治迺余往而亦不盡喻二生也嘻亦甚矣荀卿嘗作者厥有李斯余即不欲以所見繩繩人忍令人以所罪荀罪余哉已二生漸奉約即語多獨創不妨合作今年余留邸書來云季父將檢篋就殺青以識先生之教余亦寄聲以固勉生今茲固二生時也得不留行可矣事變有極虛盈相尋假令世趨復更二生從高而下將焉

置足即生也才不難趨時將無類余向者之僕
僕乎勞矣勞矣余故願二生畢力於今日令天
下以我爲幟而弗趨人幸甚



封公余景山先生封拜賀詞引

少讀漢紀爲大父母父母通籍則豔甚束髮而
觀里人子之褒榮其親則中鞅謂胡遽不當爾
爾者比筮爲郎三年試無害輒荷 恩綸逮余
親秩在司馬縉雲之署余不佞輒謬謂士幸得
秦公牘稱 上意卽爲吾親此日地固有之矣
赤奮朱明來守岳及冬會公以公子東陵最績
奉 璽書有東陵章服一時諸縉紳大夫士暨

諸寮吏且爲歌詩帙而哀之請得余言以識其
端余謂此何足爲廼公異數而諸君多之若此
與自東陵起家稱令在有循聲表然倫黨行益
爵秩晉華要而公亦如公子之所至幸於 天
子玉軸紫泥何弗洵源而諸君今日多之者若
此與事有選需于異日而尤有適快于今日以
異日之所需而易今日之所快非人子所將于
親之至情也且令甲以三年纍最剡而始得傳
封格上潔脩奉理譽表六條衡鑒者之蘿而收

猶影之逐形無寧令甲是虞而有逢有不逢
坐失之交臂如公子以執徐成進士拜命博
陵誠恒所被望實詎不得之期月間而無何以
予寧歸於使者之羅目格矣比爲宜昌聲益藉
用臺使交剡改東陵東陵縮轂侵地民實勞止
多公之子用起侘僚厚爲當路器鑿籛次亦及
明試期而咄咄在公會當徵遂率不能以隙時
竟功令事終今年所而甫得以東陵績上司
勲徽袞衣一命庸詎謂公牘奏而爲吾親此

日地猶掇之耶余蓋徂于所幸而諸君則歷諦
東陵之所甚不偶也士不貴聞而疾無聞守恬
修姱奚所願出聞于閭閻外而天道張弓積實
遠激要爲得之自然無所論于蚤暮愛親渴日
懼與喜臻人盡子也旣自幸被有恩華疇不願
及日而致之即需于異日者弘且侈而寧似承
被于今日者之歧望而快獲哉是殆諸君頌言
之意而不佞於是亦輟焉願附爲之引

逞時進伏海上間耳當世尊字厓畧爾已從留
曹於同年張君禮卿得襄惠公傳悉之公禮卿
大父也起家 蕭廟初年及其季屢遷節鉞西
南諸鎮兵事秩在內臺左右逾十年而不獲一
日還 朝當清宴中遭齟齬當危法瀕死凡幾
公殊不少貶減彌縫之而竟以令終於官若公
者所稱獨立不懼之君子非與或曰公用兵荆
蜀變象方數千里間所在家尸戶祝即海內專
祀亦有七公一時戡定諸伐慮無不世世載之

矣其終始卻遠貴倖氣岸挺陡假令尼父處此
然與否與新建良知之學和之者或借之爲名
反之者亦或借之爲名迄今旨歸未有折衷公
緒守程朱迥循濂洛與新建分軌而絕是與非
與余曰唯唯否否士稟仰尼父即顏氏猶步趨
似之不能不瞠乎於尼父之奔軼故學尼父以
步趨士之程也學之爲朱爲王第是持論論所
蹈行而已矣世雅聞公丰采或謂公介特慨直
之氣作用居多而矜公於燕私其收歛凝定即

親知不能窺其笑語之愉時生平存養警省工夫慎密迄乎屬纊猶然以彙輯寄泊性靈言無及私元規真假度不可飾而持若此而公之所自爲體可想矣公於學無不窺而識與才多獨請 初祖之對詞義偉辯第一酬諮問耳交南歸命無煩血刃于 社稷有大功會所當一隅耳非爲盡公蘊抱世既不竟公用公亦不爲用用惟此先民之緒兢兢守之別傳有稱弘毅二字公詣其深者洵哉公之實錄而無庸分門戶

論學矣余不佞旣按公家乘還質之方志所稱氣節功澤歷在芳哲未易縷指暨他行集之間齒及公而信彙推重要非有爲而譚則皆公之信史可據者矣噫公良可師哉謂是危殆詆挫祗成學問當其招而不來抑性生與殆而得夷夷而無怠則其造者深而不可奪之生死利害繇此也始學昉公須是卓有見地信得命及弗爲草動風驚關意始得置足願與禮卿諸同志

刻武叔卿舉業卮言引

自余之湛帖括可二十年謬謂於厓畧有窺矣
客亦謬以余湛此者數相過與余譏彈客每舉
而余每覆也每有當焉客謂文與可寫竹淋漓
欲生以故有全竹在臆間若於題非前是者節
拊其吮操有成割何遽必哆口而是奏此若然
之音乎而余不自知卒亦無解于客言頃之關
中武叔卿來爲郎同舍海內文章家舊名叔卿
余間過譚稅因出是編娓娓百千餘言皆爲制
舉道所以合作如言神情言涵詣內外諸篇旣
自總要其境分批其卻而又拈出諸家起括通
梁直承旁接分峙合流前橐後鎖種種臻際之
妙言約而該繁而理如越人洞垣以後窮形極
相人之七情六脉九竅百節靡不了然心目之
間所當受症投餌施砭應手爲瘳矣寧直進乎
技也與哉余乃恍然向者之與客譚不獲前睹
此爲余酬復地者噫嘻亦辯矣輪扁之與人矩
也不能與人巧自昔記之而援矩發矟有能悉

矩之微而盡巧之態者亦略過半余向者似得此而率率未能如叔卿之得之心喻之口條而筆之書是叔卿所獨詣也客有問曰世競攻制舉以拜獻其身得是編而遵途襲業都無停軌與曰否否凡叔卿所論著皆爲語上者也世有大匠不爲拙工示率叔卿之縷旨雖多而所繇寔尋得此解悟儻亦僧寮之寂岑有披動其天倪者乎宜叔卿之以神首也請就叔卿而證之

王彭伯制舉業引

自余頓公牘奏日久也與此技周旋之日久發發以思覲有鬼神之通而幸以薄技奏則顛一

毛矣客又詫余津津此也當由沉思所致余亦
輾然夫必沉而後趣也將無趣而無俟沉者乎
自來南郡與諸髦譚司理王先生徐以片言折
如其所以折嘉肺而諸髦抑心下首如坐嘉肺
之奉折人人爽恍無敢譁已出其篋藏如于首
冷風爲和越越激楚音節托寄遠在流水高山
而其自錘自鑪渾雅色澤又似可挹其儀而想
見夫穆如之容者余作而揖先生行年幾何而
趣之入也如此文不通鬼神不盡變態其所繇
通或以沉或無俟沉造化所授以遲速即在此
余於先生願退舍何恨焉前是與先生譚及僻
漫故實無不了了其吐藻經奇蘊藉風流所繇
會於性靈豈其以頓故無所取精而然於是諸
髦亟請錄余曰否否吾爲付剞劂以代子腕諸
髦日三披而神且與遊當以余言爲似矣

刻袁石公山行注小引

于鱗先生紀華山稱與古而覽者率未領當境
之趣他紀肖貌泉石差次道里亭徼及侶遊姓

字或援證古所品目令人恍若身躋而紀所叙
置多以類此屬厭則又轉快其所爲奧而古者
豈境不可貌貌境而肖似則詞不必爛耶山水
佳處正自閑遠經奇非此人亦屨此屨山靈無
如彼何而以此管辱此山靈手腕神禁弗許耳
石公甫試令輒自病免作山水遊殊勃勃不可
待當爲山靈所邀已久故其手腕聽之意所偏
至如老衲透玄頭頭是道如虎頭寫照如九方
命驪牝外骨相而喻神情無意乎爲文而文生

無意乎傳境而境在此固山靈之所願托于石
公而以病遲石公之往者也或曰石公病病托
耳余謂癖佳山水即病也病無不患苦者即飲
啗無恙而爲所尼扼不暢曾懷與需飲啗而不
得病同世罕有以不娛山水爲病者故以石公
病病爲假如舉國皆狂一人不狂而僉以不狂
爲狂此類也由世情觀之不得娛山水非病無
上事而自病免將無以爲病乎讀石公自注此
時胷中都無一事世善却病無如無事即秦越

人罕此術即有此術罕以喻諸人石公喻此術
乃有此注雖然余猶有狎進焉石公已登禹穴
乃不東渡曹娥瞻洛伽上華頂鴈宕何也將無
俟余不佞爲侶乎發春三月余先乞于樓船將
軍駕餘艗以竢而以此爲之盟

楊公路雄飛集小引

甬之楊多聞人嗣之爲髦者多藻雅或曰亦多
辟錯自余交公路而不能知世所以擬爲何等
也公路好園居與儕伍稍不近習之久而彌覺

其春容坦洞足比也爲古文詞扶疏任手映帶
自妍詩具諸體歌行近體各極于致五言古以
陶孟爲宗如云草長一二寸鳥弄三四音有酒
但共醉尚恐來日陰如云衆人不我知咸共笑
余嗤我因謂衆人爾笑余益悲吾我信已深閉
門彈素琴一彈還一詠清曠灑胸襟如哀伯翼
叔云顧茲翛然園高士如都梁六七好鬪雞特
達不拘常十歲知讀書十五能文章二十攬英
俊四十猶摧藏如云好花開上苑良木產瑶林

如何此異質托根西陂陰諸此未暇枚數皆所謂以淺淡爲煇爛酷似陶先生者也其似孟允多如云鴈叫天如水螢飛月似冰如云地主邀山客清歌共綠醅都無時事念浪有世人猜如云蓮稀將劇藕桂密欲生花如云竹逕迢迢轉田家古屋春雞雛出卵弱花果會枝新如云草木光全動魚龍氣自腥則咄咄迫之矣余於此道不習而每過公路園則爲哦賞忘歸戲以向所聞質之公路笑曰家子雲善解嘲不必去嘲

如世所稱將無以藻雅故得辟錯耶抑其疵者自爲疵也如其所賞亦如其所疵不足恨又虞所疵乃所以爲可賞且以予之固又安敢以必見笑爲道哉余聞其言而嗟之伯翼以名士而無年公路不愧爲之咸而不遇所自得繩先侍御徒此素編已耶非緣多病乃疎故人秫釀私田厓供搔首知之者題之以高目不知之者曰成均館一措大則似吟者之鑿竅爲造物忌噫嘻乎此不可知矣姑以余所知公之同調毋令

公路將此作名山藏也

王右仲般草引

肩吾子曰余之厭時文不爲自壬戌始則其初罷公車之歲也執徐奏而騁目者迨今猶辟易豈其以不爲爲之乎雖然必以爲爲未有不窠臼踵者世無不厭窠臼而鮮以不爲爲又何也必養由子之神乃能有先中中槩天下之射者而期之以養由子有不儀毛而失牆罕矣右仲子曰吾草般草也夫草詎不燁燁縣國門而托

於自匿之般爲般善射者也始之快志高雲是激而忽焉石中之居者進乎技也槩天下之道術還聽爲聰收視爲明不獨射然嚮吾睹右仲子之質直寡營得其人矣讀其草而澤以穆也吾烏乎知扶秘之不爲韜精其在遺蛟螭之後耶其爲之爲不爲耶知不爲之爲爲者百之一知爲之爲不爲者千萬臣而無算焉噫嘻乎技至乎爲之爲不爲止矣送君者自匡而返矣必右仲子而後可以語此于右仲子之草般及之

題漾雲樓稿

始沈子爲社而浮諸社生于百尺之沙棠曰是
孃孃戲耳吾將於茲期三昧焉而奚其取乎曩
事之斷斷亡何則又傾故庋併授別人以請于
不佞曰凡此皆弟子心手之喻也其不出于社
與出于社奚其擇而曾是遺簪墜履之不若乎
願以質之先生余謂沈子夫心手則子之心手
也惟而精注微變尚流惟而境傳秋澄春碧槩
天下之妍華可喜爲有象要爲不能有其象計

子之出于社不出于社數月之間而已矣其得
之證聖摩神洞心次骨者如此其得之水雲縈
帶閃遠蕭疎又如此而子之管未有停也登峰
造極豁蕩自繇子自不可以盡子而余又焉能
盡子之所變哉且吾之口亦未有定也詫之大
則大而氣運操極之藐則藐而鬼神通皆茲物
也變而又變入且無垠關生婉轉目駭耳回即
子之身無膜閱而子之所自駕可知子無所事
疑矣於是座有客巾頭責之巾者裹首而進曰

無多諛無多諛是徒阿世取名耳已沈子前翼而揖客曰如客言如客言余小子何敢然何敢不然一座盡傾余亦不辭而爲之引

跋

題林僊客書卷後

吳中人右希哲而左豐先生豐先生蚤病免盛年書故不多得甬人不好事亦未有出上駟與之語者邇時書家始咨嗟難到轉相求購自僊客祖先生以書行去先生且七八十年吳中人

鴻茲集卷五

三十一

石七

絕貴愛之相與追向論貴豐先生所以貴僊客也貴僊客有不貴豐先生者乎此卷爲吳使君書七觀齋記咄咄南宮矣記迫晉書迫南宮展卷披覽如御闥風去人界州民與使君大雅並傳其自得之手腕神非余能爲僊客阿私也此道自千古事豐先生之鄉人往不能爲先生幟先生自爲重有身後名僊客所自托于世而俟之余哉夫能使天下傾于希哲諸君子者吳中

主盟諸君子爲之也以信于千百世如今日之

論考功其有俟也夫無俟也夫噫此可以論書

矣 賀本希恩述第

賀李全開是

開海今

東粵維風

...

...

...

鴻茲集卷五



先生自為垂有身後

傳其自得之手

道自千古

先生自為垂有身後

矣余哉夫能使天下

論考功其有俟也夫無俟也夫噫此可以論書

鳩茲集目錄卷又五

賀朱希恩遷第

賀李公簡昆玉遷居

南海令劉獻之考績序

東粵維風錄序

羅浮副墨序

重刻蘇文忠公寓惠錄序

郭勿齋太史疏稿序

古文世編序

鳩茲集卷又五目錄

潘完璞江西行省叅知序

李實夫拊篥吟序

潘南伯八十序

文夫山朝蠟樓稿序

壽全母楊太恭人序

鳩茲集卷之又五

古鄞

徐時進見可甫

著

古循

張萱孟奇甫

選

序

賀朱希恩遷第

自岐伯始句有禁方能其說則謂之仁意所獨至
質誠之效也世儒則又謂世之術罕不贖而醫
爲甚醫之術罕不贖而瘍爲甚余友希恩氏以
治瘍出聞諸侯間籍甚余舉此說啁之希恩氏

鳩茲集卷之又五

一

則咲謂余子大夫不云治天下無以異於治身
乎夫以吾肢爲之陸也似不急背腹爲中原稍
急大宅項領爲吾之宸極畿都焉則又急然而
一指之腫幾於脛則病矣熨毒攻中釀逆射潰
肌理之患緣在督經則又病病矣如子大夫之
籌國能不以四郊之多壘爲大慮乎上則折衝
貴任廟筭次之禦圉仗於閫鉞詎不得人焉之
是急而始失之生戎心旣失之關內訌耗元神
誰則任此以問其人贖否奚如焉不贖不宜有

此皆贗又焉所持以竟此唯有贗因以槩於不贗唯不贗之少因以不勝贗之多天下未嘗不無不贗而奈之何所任之不必不贗也自某操此說從諸公後以搖吾肘而關其說若聚訟然卽於他多左驗而不無疑信參蓋某之苦此贗久矣而以是爲天下訾奚怪乎余於是聞而爽然竊有會於希恩氏之旨凡世所以贗皆捨之唾以膠於其外者也所以不贗皆自得解以洞於其裏者也齊侍御患頭痛而倉公診其脉爲

病疽當是時病者猶不自知其爲疽靈樞論齧而極其血氣管衛之所經有合於天地日月之度數此安得嚮俗人而語之凡世之疾未有不由臟腑以徵見其陰陽之沴者也周官分瘍疾醫爲二亦責所專業云爾蓋外之靡匪裏徵分之應有合解於秦作小兒醫於周作老人痺醫於邯鄲作帶下醫世有越人則隨所急而爲之所重非有執也希恩氏不獨能其說且以通於治極其智可以盡消盈之變觀萬物之情令不

終自匿爲主計佐元元厯此術表焉已耶自
明興而郁先生以醫起居大位吾鄞張氏伯仲
待 肅皇帝大見寵褒今何以廖廖如希恩氏
所持論以箴於世豈異人任自余聞其說心偉
之矣頃之卜居余友金君青甫偕諸戚執請得
余言爲之贈余曰唯於時余謝筆札之役久金
君不圖余諾之速如此余謂金君余非謂希恩
氏居賀也子輿氏有言仁人之安宅自朱君上
世多墨卿才士希恩氏獨以仁聞嗣諸大父則
此居其固有之其托於居無之不安矣獨向者
所稱消未形救已決終始表底因應之故抱在
早澤會有彰明於其卜居誦言之以爲治天下
之大旨可以聽云也

賀李公簡昆玉遷居

蓋余王母李而余之稱肺附於李氏昆玉三世
矣自余少而見李家舅祖治第社橋之南百堵
用興過而聽諸匠氏呼耶許迄於今四十年而
餘矣後先舉孫六人人少而壯壯而室殆今而

此六人者又有以一人而舉五人而舉未已計
奚奴小青爲其所承入厨人肩摩屨趾踈至不
可以容於是復議築社橋之東兩居里相望各
以三人者居焉里丈人有造余而請者曰李氏
綦盛矣乎唯子大夫稱威執而以一言彰其事
可乎余曰然微丈人予固將言之也人之祝人
也曰富曰壽曰多男子而天之靳予人也似媿
似厭似將貯而別有私或曰氣之豐美率不勝
於其澆沴故天之橐籥亦有時乎窮而不能盡

以人所願授人然則天亦有所以限之者耶往
見東家庾釜之間暨諸刀布鏹貫稱是其所生
活至足矣而所以益之又以茲物西家諸父纏
纏有縣其厖司計者方以食指之繁甕罄爲憂
而所以益之又以茲物然則天卽惠匱揭不取
東家之所溢貽其西而以西家之所溢貿諸東
詎不兩利而兩無所事設乎奈之何不然而使
人得疑其爲媿爲厭爲有私又以無所據而併
疑其爲玩如吾中表者家獨兼焉又疑所貯而

私之者爲卽其家豈其然耶今夫天何媿之有而不無厭也舉世所藉資而我獨求多焉以積於無用幸而得則矜其智爲獨愈於天下不知此天之所徂而非天之所予也姑借其饗有力爲後起者併一而挈之去若轉閉錘然則天所徂之最大者也宗貳支庶實繁有指而以不相能幾不足以爲存則又天所徂之大者也又其下無他患而謀不必於區蓋又豈生人所托以奉粢盛祠春秋永言之本懷哉蓋事有不可已而聽其自附匪僭匪濫適其所需凡此皆天之所佑也不者得之日而瘕之隱在矣今吾中表之家脩文則文司會則會行賈則賈各效於官惕於志諸言習氣之移以墮於些窳無有也少聽長長聽尊尊制義日以怡愉而忽不覺其子又生子孫又生孫視其庭而雅都雍雍在列矣粟叩之乎壤貨息之乎賈絲枲醢醬需之乎閨閣而斟酌灌輸有所矣是故自人視之見爲無不足而天視之見爲不有餘夫有餘者天所概

也疑其跡而若爲媿且厭者然也李之子姓各以其業食於天毋附贅毋棄餘天所爲不有餘者也不以爲有餘則以爲不足天之所以益之未艾也老氏曰事天治人莫如嗇李自上世敦禮明讓多長者其契此悶悶久矣其有今日不誣哉不誣哉

贈南海令劉先生獻之考績序

余家句東去獻之之禦見五百里而遙而余交獻之則自今南海始於時獻之之年未及壯而

其爲南海行且三年報成矣獻之爲人頎皙而溫所當故都會又適其會供酬錯出靡不於獻之取辦而獻之遊之有餘間以故其聲藉甚人莫不好獻之而獻之顧獨好予數過余以質問所疑獻之先所舉士黃生琬又緣獻之贊於余有問焉媿未有復也頃之黃生俯而進曰惟吾師南海之政屆於成也有先生在會得先生而稱之惟余二三子之所効於吾師寧有旣乎余謂黃生若之師之爲南海也以循功令採徑俗

則吾以知若之師久矣若之頌若師將無曰戶
口登歟歲計脩歟文教誕歟園土清歟夫是政
政也文墨議論之矍在焉非所以政也自 明
興二百四十餘年其嘗爲南海若而人其以南
海舉最若而人何必不以向數者稱焉而余獨
未敢以是盡獻之也先是獻之造余舟而問曰
欽之役甲士四萬人將無泰山之於卵與余曰
然以卷石而與卵當碎矣將無虞卵不必與泰
山當耳獻之則又謂自漢建元闢南粵若摧朽

鳩茲集卷之文五

七

然未及戈船下瀨之發徵夜郎而越就平蒼梧
鬱林交趾九真日南諸郡皆舉之矣今之欽非
其一隅耶而難易乃若爾終漢之世而又有以
棄珠厓請者古與今一丘之貉歟余謂獻之辯
矣子之言矣天下大勢始乎勃發卒乎藏卽歲
功未有易此焉者獻之於是憮然不自得已復
更端請曰漢高后時有司請禁南粵關市鐵器
粵在漢猶不工於冶歟治末技也何獨不有中
國人相師謂粵故不產此今之以冶物灌輸四

方乃更饒於他產又何耶余謂獻之佗以前或
已有而覆未發凡圖志稱某地產某物某地產
某物試求之則絕無非志之言斲也當自其有
而之無也然則何必其不無而忽有今夫天有
時也人有事也其自爲消盈亦何所而不僥變
哉自 肅皇帝罷諸鎮守中人且八十年今又
有權使歲上供以巨萬萬則一變矣今三載報
最則 召拜臺省今需次且五六年以入邸又
需次一變矣 上在宥五六年有羅旁師嗣此

鳩茲集卷之五

八

勦四崗叛徒偏師任耳今又大用兵一變矣繡
斧之使接軫無賒日所司惴恐罔敢窳惰今盼
盼行馳而發中之詔日以杳又一變矣夫政因
之者也世之遞而趨非吾所能繫泊士出其身
以爲天下曰經時曰濟世詎必守文相仗夫惟
不囿於恒者乃爲能執其恒者也余甫入粵未
得粵要領獻之過而譚日以靡旃要今昔之歸
討當世之務令吾應接不得暇雖姑爲之云而
內自洒然知獻之爲天下士矣今爲黃生之言

曰吾師治南海是何等也微獨黃生言若此以上於司功再上天子荷恩綸褒榮其親當亦不出此何者詞無溢於職之外也所不足以盡獻之如余今所以窺獻之則有異日在姑與黃生言如此

東粵維風錄叙

文無今古也詞賦取謂之古而制舉取則謂之今矣今卽制也要於稟六經貌聖真使人精心而俯於其格循實而可見諸行非卑之也就吾

所爲今何必不出於古而其風遞以降就今而溯諸初何遽不能無其古維風云者愬其尋淫於今所爲今而寢失其古也自 上在位癸丙之際幾一變還大雅而士以不勝噪各極其力之所至逮於今又一變而勢且莫知所底矣於是 上屢下明詔重衡文者柄雷川潘公由祠部視東粵學粵於海內爲南徼然才藪也鄉所解七十五人程士者每嘆以爲不勝收比上公車率又遜齊晉不當十之三其第上第時不

而數不勝說者謂粵士以才跳格外而公車令
惟功令是程竽瑟相左殆爲此自公來再一視
惠則召其屬吏其謂之曰頃再過韶南諸郡國
士殊平雅簡質其視曩者經奇自喜有間矣士
爲吾等所以風如此余曰唯唯已於事而進則
又謂之曰吾視惠式而變幾與他等諦其聲雍
雍以和其循法自下毋與於庭有批根幾是乎
余曰唯唯猶有一二才辨吾第之稍詘而下將
無謂余不佞皮相士不憐才余自謂今而後令
二三子者前而往其與中原當旗鼓何必多讓
願子大夫爲我以固勉諸生余曰謹受令諸生
尺幅具在吾且以後先所裒付刷人曷爲我序
此意者余曰謹受令凡吾所以名維風意謂之
何子大夫爲我序其毋卮詞毋飾績庶幾余所
以奉 明詔存古初之意余曰謹受令退而叙
於端如此何敢多贅焉

羅浮副墨序

余家四明爲洞天第九再領郡主羅浮則洞天

第七在焉。九越月而韓寅仲孝廉與余交。則以躡屐邀余。且歷披其所彙副墨。一一示曰。此某峰某潭某洞某僊臺某寺觀某僊翁所成。丹某釋子所標異。若指諸掌。余咲謂寅仲。余實未登四明。而余恒自詫非俗人。徒此興不淺云爾。余郡故有鮑翁觀祠。余嘗以詩投之。云從君假雙燕。扶我兩腋風。比領惠人。則謂余詩識。而余本懷蓋自喻其濟勝具不足也。寅仲則又謂余從明州入四明奧區。三百里而遙。其徑仄縣而不

可以籃筍。晉康樂興公諸好事。率登鴈宕天台。華頂罕爲四明紀。遊者今自吾郡抵邑四十里。又五十里。抵山麓。龍華寺皆得安響。聯鑣竭爲。斬一往。答山靈。余曰甚盛。甚盛。余不敢煩臺餽。不溷沙彌。比丘願孝廉宿我梅花村書屋裏。爲我預植九節蒲。烹卓錫泉足矣。雖然。吾去而來。不能以旬。吾骨相何必續子華。稚川諸人。吾足蹟何足爲茲山。有無吾姑以吾管爲寅仲疏。所爲朱明耀真者。按志羅汙洞週五里。曰朱明。

眞今遊者多披棘而窮無所覩鮮不訝爲荒唐
矣余謂夜樂水簾朱冷麻姑諸名洞皆洞也山
在南服以朱明名取義當自廣山五百里許皆
朱明洞天而求之於五里固也人與山正得風
因劉阮已入桃源比出而還尋之其因盡則其
故址了不可再邁矧故與無因第取之問奇選
勝而欲率率與眞境遇可得耶境無眞而人有
眞其人杳不可卽而又烏覩所爲洞天者哉世
復以山在通都祝有祠官賞於通人則醴稱之
不爾則爲習習惜嘻謂山之靈而待彼耶世數
亦太寥寥矣歷之億千年而咄咄追山且爲一
朝敞而非有待也余爲此托山靈而詎爲山靈
者托於余竇仲曰善併授之副墨之子

重刻蘇文忠公寓惠錄序

余以戊申夏四月入惠且闋歲而丞蕭君以裕
以是錄投先是余不聞惠有此丞謂錄故鏤在
郡度歲又爲螿所蝕無矣頃有以故帙貽者因
授副人余展然爲丞謝非子大夫幾漫漶此矣

按記公自紹聖元年至惠寓合江樓亡何徙嘉祐寺凡再徙而始卜築今所爲白鶴峰者居亡何而又南徙之儋耳計公在惠三年而餘無論流覽不必極起處不必寧而所裒篇什三百章而餘而序銘雜著不與焉今味之公於時殆已守恬全寂故津津五柳居多時復和墨爲一抒其情境之所感而庸詎知後之襲珍嗣播至此哉或曰公時且不謀於酒脯米鹽而寧捐其賜錢束屣以倡有所爲東西新橋者其他若掩骼

藥病唯患苦是憫了無倦時以故惠人德之此尤淺之乎論公者也夫自公轉徙爲遠臣足跡且半天下又何所而不嚮邇公又何所而不援公爲其地重不獨惠然且今之鏤播公文詞唯恐其少湮澌者豈必皆沾接於公者也世總總無所繫而不能不繫心於節義文章公則兼之又坦洞慈和所至之地愈僻遠而公化誘回移之心踰真切凡此皆公所以爲公而得慕用於天下者也顧獨不能安公於禁勿者公雖無競

而不能少貶氣故不同藏焉公所云能開衡雲而不能弭皇甫逢吉之謗者公殆自喻矣由今諦之嫉公者與公之傾於嫉者孰存而孰不存雖然天下亦何所而不必存合江僅以名城東門而門之外所爲合江樓圯無存久矣嘉祐寺圯亦久矣獨所爲白鶴以公榮名而得與公之篇章至今存槩有物所托於世以其名耶抑以其蹟耶而矧今彼之炎炎隆隆以自詭於一時者耶竊於公三嘆之

鳩茲集卷之又五

十四

刻郭勿齋太史疏稿敘

自余兒時聞太史郭先生以諫死其遺愍凶至無等蓋天下聞而悲之迨今且六十年而余始得讀公疏暨公所以構禍慘烈之因余涕猶淫淫下不可已也 莊皇帝推緣 遺詔褒予忠寬寵賚備至詎獨慰直臣九京以慰四海所仰顯大矣或曰公持橐督筆之臣應詔議禮可也議不必採以議左遷旋以告予猶必以諫死職耶噫爲此說者何其附中庸而闇於猷畝不忘

之大較至此耶周禮天官之屬備極染人縫人
腊人獨無諫官諫者各以蓋忱自獻其區區不
必以官備也虞夏吁咈岳牧咸咨仲山補衮明
弼是儀豈其有所責而不得不言乃言歟漢而
下以言爲諱始設諫官諫必以官已隱乎蹇諤
之風而官不必諫世儒乃有感而爲賞諫罰不
諫之說世之姑爲之云以違乎其責者又何可
勝道也則惟人臣之自植其性如郭先生而人
主則以間提衡之而已矣有如 肅皇帝之爲

主其明聖不世出詎不稱極治不諱朝而猶有
柄臣得於公脩郟甘心至此焉何哉公與某公
積不相能某公謂公在振暴其短耳無已時其
不欲公舌一日在領明矣又公與某公爲鄉人
某公多私其鄉人公獨與左某公則借之伺

意所怫備狀諸諄謬聳之若曰臣一心 陛下
不敢私其鄉如此 聖怒則謂公殊死不足盡
之矣悲夫爲人臣恹恹忠益乃有此何怪乎身
名俱泰之說入人心而固不可解哉間者余再

讀公居平詞翰其氣不無牢騷不平所體稱必
磊落介特之士則其類爲之翹矣公猶子廷翰
嘗語余當公上封事子禹臣泣請已且謂土
英果無少假卽緣祠宮爲宵人竊一項胡可父
榻爲自苦乃爾公卽瞑目謂禹臣如孺子言當
漢文時更不須賈太傅痛哭流涕耶且吾雖家
食何必不足方矇瞽爲箴誦竟以刺刺不休賈
此禍悲夫第論公心所云下從龍逢比干何愧
哉

古文世編序

客有謁於余者曰粵入中國千餘年而禮樂闡
丕文獻遞興以逮今須陸大夫聞所不聞乎余
曰唯唯 明運肇啓真儒輩生鼎鉉之業推緣
聖緒於中國猶多讓乎余曰唯唯雖然不無俟
焉夫物不必產不必不產名都通肆不脛而馳
鬻者之所需而得必於是也賈豎遞以其所挾
赴而重爲購彼且詫而謂抽祕於天柱宛委間
不能以差數觀矣粵偏而幅甚覓載籍之博雖

多所夢於學士先生其度縣嶠而灌輸之乎下
邑將無猶千百之一二乎余曰唯唯此余事也
自余束髮隨所披觀爲差次每行必與之俱篋
今具在吾何敢以寡昧辭敬如容詔爲授兩邑
令令付削入題其名曰古文世編何謂世文者
氣而已矣氣乘運爲濃漓而世數因之晞韋氏
之始文象渾如焉吾以觀其世也迨三皇而托
於紀若存若亡說者比其世爲春則其穆如可
以觀也尚書今文古文不必多異獨其自虞夏

而迄秦費只一帙而千百年下上其間其詞之
簡則醇輿遞而降亦百千迥焉得非以其世歟
子思子則謂事變有極固當爾爾然則其爲誥
爲命爲歌爲誓者亦豈其能爲典爲謨而不爲
者耶又云凡書之義兼複訓詁乃爲典雅則其
所貴有在矣榻爲不就其所貴而速肖之而竟
不能肖又何也得微有不可強而摹者在歟當
周之衰游譚制命雕龍白馬橫絕務櫟望而知
爲策士之音矣乃今學者獨宗秦漢詎秦漢之

世又有勝於二代諸季耶非也其體又一變也其矯焉而喜為雄反焉而附為正則風所會也不相律也詩始四聲及漢魏而有五七言始未嘗不摹古而終不可幾乃更為調兩者不相律何必相勝因其世而已矣因之極而必矯所因又勢也漢而下靡莫甚於六朝而其始緣偶琢之為工蓋自漢季而沿之為晉為梁為宋始未嘗不名為雅而偶之不能不趨而靡亦勢也世稱昌黎氏起衰濟溺夫非以其創為格而能挾

一時耳目之囿哉客曰善吾得夫世之解矣竊又請者六經文字繫祖而茲編獨不必收何曰是吾夫子所刪定而復敢有汰非僭亦妄也三皇而前不盡徵矣山墳鑿度何必不贖而顧獨收之曰斯其贖當亦戰國以上人充而効之有甚似焉吾想而存其世也唐宋諸各家太鼎巨鬻嘗者靡厭今得微有遺七歟某某一章某某二章豈其有踰於諸名家而不忍湮漸之歟非然也諸名家幾戶說以渺矣某於某時某於某

將吾系其人以綫之一吾以存世也凡吾所以
編次意如此始學者姑假此警觀焉而徐以所
不竟求諸五都之市其可也博雅君子不自珍
秘嗣獲我心而附益之其可也役始涪灘某月
竣於作噩八月爲余校讐是者南海劉令某番
禺陳令某而起予之有事此則謁者客孝廉區
生某區生蓋粵產云

賀潘完璞拜命江西行省叅知序

今天下之爲監司貴視學矣余猶及視學之入

柏樹齋集卷之五

五

內爲鄉寺而今何寥寥也視學之得入內爲鄉
寺非昔而人之貴視學猶昔潘先生之視粵學
大造粵而其卽拜有今命爲叅知江西行省
賀先生者曰寢貴顯矣於屏亞旅秩中大夫矣
當聖主其難之時十請不得一二而所當登
用先生封入輒報可疇諱九重穆遠有弗明
簪萬里外能伐者乎粵去雲之湄五千里而遙
簡書是畏雲物繫瞻所托於駛步歲一再往

返已僕僕勞苦其中之賒遠已多矣去而南州

不能以嶺道之半吸呼且通滕席間又孰有愉
快是者乎於是潘先生亦听然謂所慰於私悰
不圖有此者不佞某稽首而拜曰此爲先生賀
先生則云爾聞之吏民有感嘻侘僚而噤不敢
發者而某於先生茲行猶不無深念已夫粵固
東之偏也平定安集貴在敦博自昔已不無骯
骯而後稍以凌夷焉自前是者二十餘年而衿
裾之髦且日以獲假上而齟齬之患生閭巷之
左隴畝之間椎而食力者卒未易與士關事望

望而去幾與澤麋之蒙皮遇矣先生之所澡飾
在士而所教誡持平在士與民則民所得托於
先生宜何如也夫有司緣法而治亦鈞罟鐔蒙
之操耳今以衆衡吾刃之割可以試牛馬截盤
匱而不能不虞於柱上之一薄彼戢戢而伏者
方有伺焉有位君子苟有志於潔法柰之何而
能一日去其錙之厚也詎其民吏親而弟子之
於師有不必邇者耶非然也教爲刑弼也正直
平康爲之體無庸區別也民吏形睽而公之合

在弟子情近而義之制在夫惟克厥愛者乃所以爲能用愛也且夫賢不肖之相去亦遠矣自其耦居已不相比而吾亦安能以其類之爲拘拘且吾之有所予有所不予吾職也孰德孰怨皆吾所不任也金躍冶而范鑄之知爲范而已矣木就繩而模程之知爲模而已矣物之成器利用猶不相假也槩吾所不予嘗不勝其所予緣吾所不予以庶幾一人者之回面亡何又庶幾焉一人者之易慮久焉而不能名其若而人

者之默移其俗吾所得藉手以庶幾明詔風厲學宮之意卽不見德吾所自將豈小小補者哉嶺表人謂自潘先生來文體一變是歲南宮所錄倍協洽有半此特所可見者其小者也士名能文章而詭爲沿習猶江河然忽焉不知其所底是關氣運繫人心賴先生厚爲之坊而賢者日加親日以益衆敦讓雍閑之節綴斐疊而奏之爲鄉論秀爲國作楨吾所爲大造粵者是可見是不可見又孰之爲吾所予孰之爲吾

所不予皆先生任實之效也先生行矣知爲叅
知無以異於爲視學有如掄品者異先生而自
前是秩宗之府蚤以長安一片席相向第爲大
官靡良醞十斛其有功於多士能爾乎於是諸
大夫相視大噓會不佞時進方有捧之役潘先
生則爲余誦裳華之一章進酬先生以思齊之
五章司賦史先生歌不懈巡海劉先生歌玉瓚
各引滿而令余受簡記如此

、刻李實夫拊瓠吟序

鳩茲集卷之又五

三十三

李先生實夫以郡司馬署吾邑事余自粵入里
始得邁諮而里父老爲余言李先生治辦邑若
承蠲然所當洵沫又靡所不斲至余時以行役
未能一一領先生也歸而田叔氏以九疑遊弁
所爲拊瓠吟者詫示余予不覺洒然怪此才吏
也而騷墨當家如此哦之兩目惟恐其盡槩其
旨近而遠貌莊而溫淡而澤所不經奇也者又
無所不經奇所不屑屑關事也者又無所不關
事斯其爲人乎其爲政乎卽其所爲詩乎而余

之率率不能盡實夫詩猶之始不能盡其人與政也今天下之於詩罕所得不勦摹矣世之論詩又必曰夫夫具體未合格未有不具且合焉則見爲非其至亦嘗於三百篇之始求其體之具如後世者乎從三百遞以降體亦遞以具誠肖厥初無庸具也又惡乎庸合必其具且合者乃其所趨而爲勦且摹者也翦翦者之所托而於至質不必合詎所謂優孟之於叔敖得恒似哉李先生之爲詩惡能戶說之其於政自繩矩

焉無緣飾而便於事當於人人自爲得所欲愚父老猶能知而誦之凡李先生所以入人皆其無所滴者也世又謂治牘爲俗腸顧不知吏之丰度凝遠非大雅不辦此且不温厚不和平不稱詩舍此又焉所爲父母之懷其岐而二之者皆其襲之者也王元美之序承父詩曰今以承父才而必古是徇其所爲承父者將無滴乎有味乎其言之矣余於楚諸家第嘗一序孫兆孺詩孫拙而勁得風人之骨以余所稱實夫殆伯

仲其得於濟漾嗟呀之氣當無離合噫此足以觀楚才矣

潘南伯先生八十壽序

始余獲交潘生穉恭自真州也今且二十年於茲矣其尊人南伯公蚤已歸休里第從穉恭悉南伯公長者潘之族多素封猷中諸君子又數爲余語潘有汀州公者奇男子始猶不知其爲穉恭大父也穉恭才甚高自其爲制舉多拔韻能嗣其家而尤攻古文辭五七言詩歌有聞於

鵝茲集卷之又五

二十四

當代諸先生籍甚是歲庚戌余以粵東職事入賀萬壽而余所善年友鮑山甫祠部湯嘉賓南子興劉季晦二三太史咸訟言穉恭才不去口且謀所以爲其尊人光祿公壽者余不佞揔揔未有復也竣事而返道真州會本寧李先生以魚服過李先生業爲傳長公而又謀所以壽長公者且命余亦操管儷之曰吾儕於穉恭有同好於其尊人屆壽何可無一言之祝余曰然余之能悉公又何必減於李先生吾向者悉欲

中土風大歸工計然陶衛家言以貲貨矜勢能
之榮於天下而已矣文明肇啓詩書効售鼎闕
高門項領相望郡之稱甲天下不獨以貲詎爲
風雅之業猶有遜於西京鄴下耶他不具論自
明興篁墩先生暨今隆萬之際伯玉司馬伯
仲吳門歷下盟相狎矣岡陵松栢川至日升如
堯衢之兼禱猶有不滿願者耶夫歛固四塞國
也山谷之盤迴川原之茹吐雖在上游猶奧窔
焉豈其獨缺大年而鮮應徵於牛女之次者耶

獨其所爲壽者不必貲貲不必才才不必貴而
其貴且才者又不必壽羸此綺彼若爲固然何
造物之靳全於人若此貲者忍詢力嗇之所有
也人富而仁義附賢者一或勉焉旣自昔昔纍
之以有橐而一旦慨然供人之緩急人情乎才
者天所生之不數數者也六籍組纂啜華咀精
脩士之服勤攻苦以思釋其疏屨者也當吾世
而可自燕愉猶必自奮以不墜此一編又詎可
數數見乎是故適體娛意則志士懷鳩以爲憂

飽騰其濃則通人腐腸之是患然而每不自覺
焉者有以溺之流俗之所底然也如長公者家
胡然獨拔俗所體稱又獨兼焉則何也約之已
而振諸人推焉若棄將厚以其身爲造物儲與
抑抑隅隅意嘗自下已爲德而不欲名居之有
所匿而無敢顯出之將退以其身爲造物藏與
時然後言信然後動無關責而有調均遊於不
尸將貴以其身爲造物用與李先生之所稱於
長公亶然矣亶然矣蓋余聞之汀州公廣顙昂

鳴茲集卷之又五

二十六

顙兩青盧湛深獨茂神明如李先生所稱長公
何速肖之也汀州公少冠其儕逮晚乃舉賢書
又公車往至再始就選人致其政而與里社遊
譚傾四座垂二十年而餘未之專氣致柔也而
壽且九十有一矣自長公之善息聽子孫始應

詔格通大官籍而公復倦之郡以飲大賓邀
爲澤宮光而公猶謝之相提而論汀州公饒公
亦饒汀州公才公亦才汀州公壽公亦壽汀州
公豪公不必豪矚天地之有餘任委和以出往

徒九十已耶自余之交穉恭日加親視其學日以益才日以習妙譽日以馳以壽南伯先生僉曰有子文諸咸楚楚稱髦此下勝衣典誦角蕲蘄若而人乃公所引弗替而未可以世數計者寧詎百年已耶試爲質之祠部諸君子曰是宜賀是宜賀吾無所溢於長公矣諸君子以爲奚如

文夫山朝巖樓存稿

于鱗子曰自屈宋相師友而楚詩由來遠矣斯

鳩齋集卷之文五

二十七

二大夫者皆有所不得於其心者也是故其情危其言切怛宛至而不能以直喻諸人識者悲之謂是可以怨而嗣是者不無感隸苟有以自托猶之爲楚之蠻焉有如夫山先生其人非耶往余入楚爲山人孫兆孺暨今司勳袁石公叙詩斯二君子者顯幽不同要之皆遠閑獨詣於其懷無所不發抒者也而夫山子則屈在名與實之間從其始坐削船何必不一日駕長風游八極而究乃聽所之以壹適爲已參序雍奉銓

次何必不專百里而制其命而丞郎爲既自
心就之又何必不見斐亶纍資勞姑以伺馭人
者之一盼而直爲是委脫之輕不能以數月淹
非其好也士固有志卽盱目萬乘之前不爲屈
矧今不知我者之比比而直以丞丞我乎自傷
不遇而以倥傯無聊寄之乎樹雲蒼莽止乎情
愴乎寢酣委順乎周環之寒暑掇收乎有餘之
造物惘而不悲遠而幽桀乎其不渝移也忽忽
乎其杳不自覺也蓬乎其曠不繫也夫山子之

鳩茲集卷又五

五

千八百九十章殆無之而無不得於其心者歟
故夫有夫山子之仕也而後有夫山子之詩凡
夫山子之浩然歸而快然於其詩也要爲有所
至非苟爲托而已也今之任政者吾惑焉曰吾
行吾素斯已耳矣考要其業而所効於委吏乘
田猶茫茫焉則又曰吾之任有所不得已也其
言詩則務卑之毋高論少見創出且嘗與爲無
高矣未窺正始且以雅爲無色矣鱗鬣未嘗骨
刺預戒而不知咀粹嚼覈之徒以勞吾頰斤斤

而禦園之守謂是可以狎齊盟幸無敗而不知
拾唾綴餘曾不得與抵掌之衣冠肖似其二三
抑有不得已於詩而然者歟亦安用此浮慕乎
哉夫山子之詩其軒軒者也丞雖卑其在會吳
腴助之滋焉何必減小偏而爲之長聖者有急
爲人臣僕而不羞爲須權計也賢士之前投以
和璧而不能移其不受之名其智彌精不可以
稚驕惑也瓦之間隙屋之翳蔚雀之所自求而
奚足爲鴻鵠慮去之二十年始捐舍冲夷蕭散

鳩茲集卷又五

三九

詩日以工而非工以其窮也賣山買書坐臨萬
卷所逋於洛陽猶有半而擁此何必不賢於百
雉誰謂夫山子貧而其詩也以怨托

壽全毋楊太恭人七十序

今天下所稱說諸名區吾甬以海之偏齒遇之
甬故聞人不乏其繇詞林起家婁相接諸名區
更用是醴稱吾甬而以世其家則自成弘之際
兩揚先生以伯仲並署南北院今獨官詹全伯
嗣其家九山先生爲祖孫相繼而已矣

太恭人者給舍楊公之令媛學士九山公之仲子婦而今宮詹君之母恭人也太恭人生名閨笄而歸封詹事公兩家門冑之華姻婭之盛齊衛邢譚揭揭發發未足以方之矣封公性溫文饒有姿韻嘗從學士公留邸間遊序雍以不欲極力所至歸而與太恭人聚首莊無離憂造次之感者四十年而餘今又十年所而太恭人稱七十壽矣卽人世而取精於造物如太恭人將無令造物之所儲俛盡而有不容不靳者乎古

初至今人之取於造物或以實食或以虛食或終薄不得食或畸此而因之未嘗不得食當其實之食甚無樂乎其爲虛也迨其虛者之未嘗不食而始覺夫虛之雋永而可味其畸而乘我庸俗之疾疾而達人之所坻祗而甘餐者也人謂太恭人者家靡不以實食矣而未睹夫時次之操畸而爲用者造物者之巧貽之也當

肅皇帝時九山先生以舊學特荷 主知寢

尋大用矣一不快於柄臣而以亞將作得南未

已而以星變聽得請雖脩郤之臣不旋踵敗而先生亦竟不復召以長有泉石琴酒之娛天下公見爲先生惜而先生之樂有餘年則以人之疇而乘我得之疇不嘗以此以腴而以可於口猶其跖也先生之於人損無受也自上在位

久益明習揔已卿士兢職罔或比周再歷癸丙天下之事忽又變而紛紛而會首用事者之又吾甬也此方念於四序之功成而彼已計於將尋之柯斧宮磨君之於甬其所先屬耳目者也

鶴茲集卷文五

三五

姑自引而猶未盡遠天下之口事於太恭人今日之觴猶得雍間而進之戚執中外與四海之客共此大鑪不酸焉太恭人之所食其有乘而衍衍者耶且胡弗實也人子之於親自無可解而不能不遷於事會之所遭靡鹽而不遑將此母也轉於卹而以母爲之尸饗此母也又如太恭人之王母姚當給舍公之受杖闕下牴挫至折其指王母而在慮無不骨驚心悸亦此母也度此三母者無弗安之矣臯爲太恭人之爲

婦暨其爲母而無離憂造次之感正有見乎此也始恭人舉宮詹一人子又舉子則二人宮詹君得歲始踰艾太恭人所含飴而弄又及曾矣從始拜封有今號凡三錫命度吾黨所爲太恭人無疆之祝舉天下之名母無先之矧兮曩所稱三母者耶或曰爲太恭人之姑丁八十一爲之王舅姑宋九十三爲之母王亦九十三以視太恭人不將孩之耶曰此爲太恭人壽種也尤有徵於宅相爲異日占非爲有所遜而可

以無觴也雖然多壽駢祉天奉多耳所自開右恒視其器先爲不足以俟其有餘者所以善受也望崖而返抑亦其次太恭人抑有講於天之酌哉始封公擴擴不問家太恭人則以約佐躬勤絲枲已貴而翟紱瑱珈時一御而不能少移其無斃之締矣諸娣妯之贊榛栗囊脩羹如焉而不能名其爲鼎實之館所自來矣從宋太母丁淑人差次里居日修謹兩嫜間宵問晨羞肅如焉以爲恒矣丁淑人敕諸孫亡少假宮詹君

少小若成童太恭人拊之猶必以莊曰令少有
佚德者負吾姑矣此猶其承尊而損下之目也
晚益貴盛視諸卑踈尤多恩假里有涸而非禮
加遺者曰夫夫自伐德視之猶蚊蚋之過不知
貶減之於已諸不出外闕不能以縷盡試舉其
厓明太恭人所以祉非其以一日偶徼之也夫
德遠而後興天之開人不數數然宮詹君少選
之於國而調其燥濕太恭人徐引之於家而娛
其康樂余得與里之二三君子共貞焉其有爲
十年者非所敢諛也余不佞得爲全氏羨言
如此

頌之也昔不出世固不以對蓋旋舉其
賦豈昔曰夫夫自外縣縣之辭勉之既不賦
則益貴益賤焉甲朝夫受風知里亦疏而其
對縣者負吾姑矣此猶其承尊而損下之目也
少小若成童太恭人拊之猶必以莊曰令少有

